# 潛研堂文集

嘉定錢大昕

序三

## 寶刻類編序

寶刻類編不著撰人姓名馬氏經籍攷亦未著錄獨永樂大典有之攷其編次始周秦訖唐五代其爲宋人所撰無疑宋寶慶初避理宗嫌名改江南西路之筠州爲瑞州此編載碑刻所在有云瑞州者又知其爲宋末人也同時有臨安陳思者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爲藝林所珍陳氏以郡縣爲綱此以書家姓名分類體例雖不

同要皆攷金石文字者所宜津逮也其分類凡八曰帝王曰太子諸王曰國主曰名臣曰釋氏曰道士曰婦人曰名姓殘闕毋類之中復以時代爲次而於唐五代碑碣蒐采最富可以補歐陽永叔趙德父之遺漏唯名臣十三之三一卷全闕讀者或以爲憾然世閒更無它本矣

郭允伯金石史序

古文多用竹簡後世易以楮紙二者適於用而不能久故金石刻尚焉周秦漢唐之刻傳於今者皆工妙可愛世人震於所見因歎古人事事不可及予謂字畫有好

醜鑄手有巧拙古人詎必大異於今顧其醜且拙者雖託之金石終與草木同腐神物所護持必其精神自能壽世故非古迹之皆工殆非工者不能久而傳爾自宋以來談金石刻者有兩家或攷稽史傳證事迹之異同或研討書法辨源流之升降嘗鼎一臠各猒所欲挹水鑽燧取之無盡今讀華州郭允伯金石史甄別精審而援引經史亦亹亹可聽庶乎兼兩家之長者允伯長於分隸與盩厔趙子函同有金石之癖當時稱關中二士乃趙所著石墨鐫華久行於世而此書罕傳吾友汪子少山得故家藏本手錄其副韓城王侍郎惺園將刻之

浙中屬予題其端云時乾隆丁酉正月望日

天一閣碑目序

四明范侍郎天一閣藏書名重海內久矣其藏弆碑刻尤富顧世無知之者癸卯夏予游天台道出鄞老友李匯川始爲予言之亟叩主人啟香廚而出之浩如煙海未遑竟讀今年予復至鄞適海鹽張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而侍郎之六世孫葦舟亦耽嗜法書三人者晨夕過從嗜好略相似因言天一石刻之富不減歐趙而未有目錄傳諸後世豈非闕事乃相約撰次之拂塵袪蠹手披目覽幾及十日去其重複者自三代訖宋元凡

五百八十餘通以時代先後爲次幷記撰書人姓名俾後來有攷明碑亦有字畫可喜者以近不著錄仿歐趙之例也予嘗讀弇州續稾中荅范司馬小簡有書籍互相借鈔之約今檢閱令趙君碑背面有侍郎手書鳳洲送三字風流好事令人歎慕不置顧弇山園書畫不五十年盡歸它姓而范氏所藏閱二百餘年手澤無恙此則後嗣之多賢尤足深羨者矣明代好金石者唯都楊郭趙四家敵其目錄皆不及范氏之富若于司直輩道聽涂說徒供覆瓿耳此書出將與歐趙洪陳並傳葦舟可謂有功於前人而致證精審俾先賢捜羅之苦心不

終湮沒則予與芑堂不無助焉

## 關中金石記序

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裏側菑異本任城辨於公羊夏鼎殊文新安述於魯論歐趙洪諸家涉獵正史是正尤多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展轉失眞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眞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關中爲三代秦漢隋唐都會之地碑刻之富甲於海內巡撫畢公秋帆以文學侍從之臣膺分陝之任三輔漢中上郡皆按部所及又嘗再領總督印逾河隴度伊涼跋涉萬里周爰咨諏所得金石文

字起秦漢訖於金元凡七百九十七通雍涼之奇秀畢於是矣公又以政事之暇鉤稽經史決擿異同條舉而件繫之正六書偏旁以糾沐英之謬按禹貢古義以探漢漾之源表河伯之故祠紬道經之善本以及三藏五燈之祕七音九弄之根偶舉一隅都超凡謠自非多學而識何以臻此在宋元豐中北平田槩嘗撰京兆金石錄六卷其書雖不傳然陳氏寶刻叢編屢引之按其體例僅志撰書姓名年月初無攷證之益且所錄不過京兆一路豈若斯記自關內河西山南隴右悉著於錄而且徵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討源推十以合一雖曰

嘗鼎一臠而經史之實學寓焉大昕於茲事篤嗜有年常恨見聞淺尠讀公新製如獲異珍它日按籍而求以補藏弆之闕則是編為西道主人矣

山左金石志序

金石之學始於宋錄金石而分地亦始於宋有統天下而錄之者王象之之碑目陳思之叢編是也有即一道而錄之者崔君授之於京兆劉涇之於成都是也

國朝右文協古度越前代而一時諸鉅公博學而善著書於是畢秋帆尚書鎮撫雍豫翁覃谿學士視學粵東皆薈萃羣墨次弟成編獨山左聖人故里秦漢魏晉六

朝之刻所在多有曲阜之林廟任城之學宮岱宗靈巖之磨厓好事者偶津逮焉猶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矣近時黃小松李南澗聶劍光段赤亭輩雖各有編錄祗就一方未賅全省是誠蓺林一闕事也乾隆癸丑秋今閣學儀徵阮公芸臺奉

命視學山左公務之暇諮訪耆舊廣爲搜索其明年冬畢尚書來撫齊魯兩賢同心贊成此舉遂商榷條例博稽載籍萃十一府兩州之碑碣又各出所藏彝器錢幣官私印章彙而編之規模粗定而秋帆移督三楚討論修飾潤色壹出於公乙卯秋公移節兩浙攜其稾南來

手自删訂嘉慶丙辰秋書成凡　卷寓簡於大昕俾
序其顛末蓋嘗論書契以還風移俗易後人恆有不及
見古人之歎文籍傳寫久而踳譌唯吉金樂石流轉人
間雖千百年之後猶能辨其點畫而審其異同金石之
壽實大有助於經史焉而且神物護持往往晦於古而
顯於今如武梁畫象元明人目所未睹而今乃盡出更
有出於洪文惠之外者任城夫人碑又歐趙之所失收
若此者古人未必不讓今人也金石之多無如中原然
雍豫無西漢以前石刻而山左有秦碑三西漢三雍豫
二記著錄厪七八百種此編多至千有七百昔歐趙兩

家集海內奇文歐目僅千趙幾倍之今以一省而若是其多誰謂今人不如古哉山左固文獻之藪而公使車所至好問好察采穫尤勤又有博聞之彥各舉所知故能收之極其博公又仿洪丞相之例錄其全文附以辨證記其廣修尺寸字徑大小行數多少俾讀之者瞭然如指諸掌旣博且精非必傳之業而何公研覃經史撰述等身此編不過嘗鼎一臠而表微闡幽實有合於輶軒采風之誼剞劂旣竣又將輯兩浙金石爲一書大昕雖病廢尚及見而序之

金陵石刻記序

金陵石刻見於張敦頤六朝事迹王象之輿地碑目陳思寶刻叢編及無名氏寶刻類編者甚夥然存於今者不及什之一相傳明祖營治都城盡輦碑石爲街道之用竊意六朝三唐世次久遠磨滅殘毀理亦宜然宋元與明相去甚近而城內自宣聖廟以外絕無宋元之刻其爲洪武所毀無疑夫古人姓名著之金石將爲不朽之計而金石之壽亦似有數存乎其閒此永叔德甫諸公集古之勤大有造於古人也予集錄金石二十餘年每見近代收藏家著錄往往至唐而止予謂歐趙之視唐五代猶今之視宋元明也歐趙之錄近取諸唐五代

今去歐趙七百餘年尚守其例不變是責唐之司刑以讀鄭侯之律宋之司天以用一行之算也可乎哉故予於宋元時刻愛之特甚而與予同志者唯嚴侍讀道甫朱學士竹君李郡丞南㵎三四人耳子進爲侍讀之長子擩染家學深造自得其於金石刻殆廢寢忘食以求之尤以金陵桑梓之地舊刻之湮沒者旣不可攷乃訪其見在者拓而藏之始漢訖元以時代爲次錄其全文附以攷證合一府七縣凡若干種窮鄉僻巷古廟荒墳無不策蹇裹糧手自椎搨不特可備一方之掌故且使著我錄者可銷可毀可蝕可泐而文終不可亾善之善

者也嘗怪漢唐碑刻西北多而東南少以爲石質有堅脆之別然而校官之碑巖山之刻始興安成吳平之墓碣高正臣顏眞卿張從申竇臮之書近在金陵百里閒巋然無恙使旁郡皆得子進其人者彙而錄之何渠不西北若哉

## 老子新解序

老子五千言救世之書也周道先禮而後刑其敝至於臣強君弱老氏知後之憍其失者必以刑名進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衞之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太史公言申韓慘礉少恩皆原於道

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此因韓非書有解老之篇而特辯之言其託於老氏而實失老氏之旨後人誤會史記乃謂道德流爲申韓豈其然乎周之敝在文勝文勝者當以質救之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清淨自正復歸於樸所以救衰周之敝也漢初曹參爲相文帝爲君蓋有得乎去甚去奢去泰之遺意而遂以培養四百年之祚仁人之言豈欺我哉予覽道藏說老子者亾慮數十家大都求之元虛杳渺而於當日立言之苦心鮮能表其微者今讀未齋先生新解何其先得我心也未齋之學純乎儒者其解此書亦非援老以入於儒但

卽其憂時拯世之旨疏通而證明之取其同不諱其異夫酸鹹甘苦當其對病則爲上藥若烏喙野葛無時而可用者也讀者知老氏之有功於世則知未齋之有功於老氏矣

## 淮南天文訓補注序

澱亭主人嘿而湛思有子雲之好一物不知有吉茂之恥讀淮南天文訓謂其中多三代遺術今人鮮究其旨乃證之羣書疏其大義或意有不盡則圖以顯之洵足爲九師之功臣而補許高之未備者也嘗攷天之言文始於宣尼贊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有變動曰物物相

雜曰文天文卽天道也經傳言天道者皆主七政五行吉凶休咎而言子貢億則屢中而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天道之微非箕子周公孔子不足以與此此子產譏裨竈焉知天道而梓愼之見屈於叔孫昭子也然古者祝宗卜史亞於太宰馮相保章官以世氏習其業者皆傳授有本非矯誣疑衆五紀六物七衡九行子卯之忌具存昏旦之中可紀天道不諱文亦在茲是以名卿學士就而咨訪以察時變覩火流而知失閏望烏帑而識棄次八會之占驗於吳楚玉門之策習於種蠡雖小道有可觀而夫子焉不學詎如後之學者未窺六

甲便演先天不辨五行乃旧洪範握算昧正負之目出門逕鉤繩之方也哉秦火以降典籍散亾惟南一篇略存古法溉亭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之可上窺渾葢宣夜之原旁究堪輿叢辰之應但恐君山而外無好之者不免覆醬瓿之嘲爾

## 盧氏羣書拾補序

顔之推有言曰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予每誦其言未嘗不心善之海內文人學士衆矣能藏書者十不得一藏書之家能讀者十不得一讀書之家能校者十不得

一金根白芨之徒日從事於丹鉛而猶爲本書之累此固不足道其有得宋元槧本奉爲枕中祕謂舊本必是今本必非專己守殘不復別白則亦信古而失之固者也蘇明允讀漢王子侯表不知元始當爲始元于思容讀晉地理志不知濟南非治平壽宋元之本果盡可據乎更進而上之東方朔名師古不能正建武省郡章懷滋其疑鄴下名儒猶執寶力江南舊本或誤田宵以至易脫悔亾書空酒誥玉藻樂記之錯簡南陔華黍之亾辭在漢代已然自非通人大儒焉能識其闕而補其遺乎學士盧抱經先生精研經訓博極羣書自通籍以至

歸田鉛槧未嘗一日去手奉廩脩脯之餘悉以購書遇有祕鈔精校之本輒宛轉借錄家藏圖籍數萬卷皆手自校勘精審無誤凡所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它書即友朋後進之片言亦擇善而從之洵有合於顏黃門所稱者自宋次道劉原父貢父樓大防諸公皆莫能及也客有復於先生者謂古人校理圖籍非徒自適將以嘉惠來學今弆藏則於世無益盡刊則力有未暇盍擇其最切要者件別條繫梓而行之俾讀書之家得據以改正或亦宣尼舉一反三之遺意與先生曰諾因檢四部羣書各取數條譌脫尤甚者次第刊布貽書吳門屬大

昕序之自念四十年來仕隱蹤迹輒步先生後塵而嗜古顓僻之性謬爲先生所許讀是書竊願與同志紬繹互相砥厲俾知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毋徒執鄙書數簏自矜奥博也

## 世緯序

袁胥臺先生以明嘉靖初登第入詞林觸忤權貴浮沈中外不得大用文待詔志其墓謂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輔以發歷奮迅之氣迹先生生平誠有不愧斯言者又稱其所著世緯鑿鑿乎經世之論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託之空言蓋有慨乎言之然其書流傳

甚少明史志藝文亦未著於錄今
天子右文稽古特命儒臣編次四庫全書是書始復顯
於世而吳中藏書家尚以未得見爲憾於是先生之族
孫又愷貽書京都預館局者假鈔其副藏篋中以爲家
寶雖然是書非一家之書而天下後世之書也夫儒者
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執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
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居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
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與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
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尚空談如此今讀先
生是書指陳利病洞達古今其言要而不煩其道簡而

易行蓋賈誼新書崔寔政論仲長昌言之亞也若夫勦聖賢之格言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先生於距僞篇中業大聲疾呼之矣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目錄列是書於儒家且言先生眞有體有用之儒非貌儒以欺世者身雖蹭蹬而立言自堪不朽蘇松減額之議不用於當日而卒行於我朝儒者之言其利亦溥矣哉

重刊太上感應篇箋注序

古聖賢之學莫先於明善宣尼贊易於坤之初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於復之初曰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善與不善其分別祇在幾希之間而舜跖判焉聖人不忍斯人之陷於惡也故以人性之本善者動之不遽言惡而但正其名曰不善明乎不善之猶可以善也成湯大聖而言改過不吝顏子大賢而言不貳過過者一時之不善知而改之善斯在矣古之人告以過則喜後之人告以過則愠由是自欺以欺人惡積而不可揜天道福善而禍淫行道有福違天不祥謂感應之理不足信者是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何怪乎獲罪於天而無所禱乎太上感應篇一卷始著錄於宋史藝文志惠松厓徵君以為出漢魏道戒

與抱朴內篇所述略同予讀之𡰪然葢其時浮圖氏之書未行中國所言禍福合於宣尼餘慶餘殃之旨不似後來輪迴地獄之誕而難信也惠氏箋注古雅自成一子允爲是編功臣吳門向有刊本今日就曼患吾鄉諸同學復率錢鋟諸梨板以廣其傳於吾儒明善寡過敬身畏天之學豈小補哉

嚴久能娛親雅言序

今海內文人學士窮年累月肆力於鉛槧孰不欲託以不朽而苟若有不敢必者予謂可以兩言決之曰多讀書而已矣善讀書而已矣胸無萬卷書臆決唱聲自夸

心得縱其筆鋒亦足取快一時而溝澮之盈涸可立待
小夫驚而舌撟識者笑且齒冷此固難以入作者之林
矣亦有涉獵今古聞見奧博而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
齟齬說經必詆鄭服論學先薄程朱雖一孔之明非無
可取而其強詞以求勝者特出於門戶之私未可謂之
善讀書也唐以前說部或託齊諧諸臯之妄語或扇高
唐洛浦之頹波名目猥多大方所不屑道自宋洪存中
吳虎臣洪景盧程泰之孫季昭王伯厚諸公穿穴經史
實事求是雖議論不必盡同要皆從讀書中出異於游
談無根之士故能卓然成一家言而不得以稗官小說

目之焉若谿嚴久能氏少負異才擩染家學所居芳茱堂聚書數萬卷多宋元槧本久能寢食於其間漱其液而嚌其胾中有所得質之尊人茂先翁許諾而謹書之積久成帙名之曰娛親雅言貽書乞予序其端夫古之娛親者牽車負米奔走千百里契闊跋涉以謀菽水之歡而嚴氏之娛近在庭闈以圖籍爲兼珍以辯難爲舞綵此其娛有出於文繡膏粱之外者矣以讀書爲家法而取之富而擇之精吾惡能測久能之所至哉

## 醫譜序

沈子丹彩吾邑世族少時棄去舉業獨究心醫方五行

王道之術皆有神解又以爲占筮之失止於不諭唯方藥主於對病病之名同也而或感於外或傷於內或實而宜瀉或虛而宜補疑似之間豪釐千里學醫費人爲禍尤烈乃博涉古今方書分類采輯辨受病之源而得製方之用爲醫譜凡若干卷既成將付之剞劂而屬予一言序之予復於丹彩曰子亦知相馬之說乎昔者伯樂言九方皋於秦穆公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得之矣其馬牝而黃公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召伯樂而讓之曰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技一至於此乎皋之所觀者天

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是乃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漢馬文淵少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及征交阯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乃依儀氏羈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夫伯樂之於馬觀其天機而已色物牝牡且不暇辨而伏波乃斤斤於口齒脣鬐支節分寸一一取其相背此與皮相者何異然伯樂世不常有而相馬之法不可不傳將欲使物盡其才人藉其用驊騮毋困於鹽車駑蹇勿參乎上駟舍伏波銅馬之式將奚觀哉古人

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深淺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於是乎有十一家之經方此猶伏波相馬之有式也而善醫者又云上醫要在視脈脈之妙處不可得傳虛著方劑無益於世此伯樂所云觀其天機不見其所不見者也今子既精於察脈洞見垣一方而復集古今證治之法爲譜以示後人其有合於伏波之意乎雖然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昔賢所譏於今爲甚以是求識病之眞而不謬於毫釐千里之介抑又難矣予將舉以告讀子之書者

## 毛稼軒地理書序

葬書昉於郭景純漢魏以前未之聞也然景純書亦平易而無奇自楊曾廖賴之書出其言汪洋汗漫詭異難解習其術者各尊所聞互相抨擊一地而彼曰大吉此曰大凶一穴而甲云宜北鄉乙云宜南鄉加以神煞禁忌日增月益或格於方位或妨於生命閱數歲而無可葬之年盡一年而無宜葬之日由是有力者覬非分之福以枯腊爲梯媒無力者怵或然之禍任朽木之暴露葬書行而世之不葬其親者多矣夫鬼之爲言歸也骨肉歸復於土如人之歸室故禮經謂之宅兆今乃有數十年傳數代而不克葬者縱使遲之又久果得吉壤而

先人之體魄不安甚矣死者而有知也方且降譴於子孫尚能予之福佑乎婁東毛稼軒出自宗伯文簡公之裔以儒家子而精於堪輿之術著書八卷爲類一十有八於龍穴沙水向背衰旺之理既已疏通而證明之而其大指主乎欲人速葬葢術也而進於道矣易傳曰俯以察於地理禮記曰毋絕地之理地理不可知而人理終古不能易然則順理而行理得而地亦得矣久而不葬此理之大不然者而可藉口於擇地之難得乎古人云暴得富貴不祥地雖吉亦必人之吉者能有之無德而妄希非理之富貴天之所不佑也若夫陰陽休咎之

驗自非聖賢豈能卓然不惑讀稼軒之書又知趨吉避凶之例人所易曉則亦可以不爲術士所訹矣予先大父行年九十作文勸人速葬甚爲鄉里傳誦今讀稼軒是編喜其實獲我心援筆而序之

##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自書契肇興而聲音寓焉同類相召本於天籟而人聲應之軒轅栗陸以紀號皋陶厖降以命名股肱叢脞虞廷之賡歌也昆侖滄浪禹貢之敷土也童蒙盤桓文王之演易也瞻天彖則有蝃蝀辟歷辨土性則有甌窶汙邪宣尼刪詩存三百五篇而斯理彌顯伊威蠨蛸町疃

熠燿則數句相聯崔嵬虺隤高岡元黃則隔章遙對倘有好古知音者類而列之牙舌脣齒喉犂然各當於心矣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豈古昔聖賢猶昧於茲直待梵夾西來方啟千古之長夜哉魏世儒者撕爲反切六朝人士好言雙聲疊韻故其詩文鏗鏘流美異於傖楚之音唐之杜子美聖於詩者也其自言曰老去漸於詩律細蓋詩家皆祖述風騷唯子美性與天合不徒得三百篇之性情并三百篇之聲韻而畢肖之組織纏綿自然成章良工之用心通於天籟此之謂律細也自宋以來注杜者毋慮千百家於訓詁事實討索

靡遺至以雙聲疊韻求杜則自吾友周君松靄始或謂子美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貫穿今古盡美盡善詎必區區於聲韻之末求之予曰否否黃鐘大呂之奏可以降天神出地示要未有侈弇薄厚之不適而可載諸篹籩者詩三百篇聲韻之至善者也唯子美善學之後之詩家皆自言學杜然自香山東坡二公而外精於聲韻者蓋寥寥矣兒童學語鄉曲常談有時而闇合學士大夫日從事於謳吟而終身昧昧翻謂小技不足道何顏之厚與讀松靄之譜將見操觚者曉然於聲韻之非細事由是進求之三百篇羣經諸子而知牙舌脣齒喉之

別自昔已然其於周官大行人諭書名聽聲音之教豈日小補已哉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

門人戈襄校字

嘉定錢大昕

## 序四

### 重刻河東先生集序

柳氏望出河東仲塗先生宰相之系刻厲於學欲追逐韓文公而上之以造於聖賢之域雖未即聖賢亦聖賢之徒也其集稱河東先生與子厚先後同名河東非兩公所專而若有非兩公莫屬者宰相雖榮寵一時而易世以後黯巖無稱甚或爲世詬病故知富貴之有盡不若文章之長留矣顧子厚集自宋時注釋者已有五百

家言今家有其書而仲塗僅有傳鈔本又多魚豕之譌
近推吳中何義門學士手校本而見之者尠蘭谿柳君
渥川得浦江戴氏鈔本因令其子書旂精校付諸剞劂
旣成屬予序其端先生立言之旨盧抱經前輩序言之
詳矣予讀集中述其父少監之訓曰載金連車不如教
子讀書又述叔父戸曹之訓曰不耘不耨良苗不秀不
鍜不鍊良金不拚欲謀其始先謀其終終君不凶始乃
有功乃知先生雖天才俊爽迥軼儕輩亦由得力於庭
訓者深也渥川故元待制文肅公之裔孫敦行植品以
亢其宗而書旂窮經績學克成厥志古文君家事也嘗

有抗志希古跐美前人者吾於蘭谿之柳卜之矣

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宋孫明復先生小集雜文十八篇詩三篇泰安聶君鈫手鈔藏於笥者有年懼其久而湮沒也乃謀付梓以廣其傳詒書京師乞予誌其刻之歲月案歐公誌先生墓稱公病時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就其家得書十有五篇藏於祕閣宋史則云得書十五萬言予謂先生立言主乎明道非若文人以繁富相矜史家得於傳聞不若歐志之可據此本有十八篇殆後人別有所據附入之耳當宋盛時談經者墨守注疏有記誦而無心得有志之

士若歐陽氏二蘇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經蘄以
籀學究專己守殘之陋而先生實倡之觀其上范天章
書欲召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
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以
復虞夏商周之治其意氣可謂壯哉元明以來學者空
談名理不復從事訓詁制度象數張口茫如則又以能
習注疏者爲通儒矣夫訓詁名理二者不可得兼然能
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者其人必豪傑之士也予故因讀
先生文而記之

蘇詩合注序

注東坡詩者無慮百數家今行於世者唯永嘉王氏吳興施氏及近時海寧查氏本王注分類經後人刪并殽流傳最久施注世無完本宋牧仲尚書屬幕客補足刊於吳中頗訾王氏之謬而於施注多所芟改殊失古人面目查氏依施本補其未備後來校刊悉去施注學者又以兩讀爲病此大鴻臚馮星實先生合注之所由作也先生博極羣書與古爲徒沈酣於東坡詩者有年精思所感形於夢寐又得宋槧五家注元槧王狀元集百家注舊本稽其同異而辨證之於宋代掌故人物則采李仁父長編及各家文集諸道石刻一一增益斯又足

裨前人之闕漏而爲論世之助者也頃先生以侍親辭榮歸里書成之日予得受而讀之循環三四味之淵旨竊謂王本長於徵引故實施本長於臧否人倫查本詳於攷證地理先生則彙三家之長而於古典之沿譌者正之唱酬之失攷者補之輿圖之名同實異者覈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標舉姓氏其虛懷集益又如此若夫編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編次失當者隨條辨正而不易其舊則先生之慎也立言愈慎攷古愈精披沙而金始露鑿石而泉益清是書出而讀蘇詩者可以得所折衷矣昔范至能與陸務觀談及注蘇詩陸堺九重新

埽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句極言注之不易謂必皆能知作者之意然後無憾厥後務觀序施氏書雖稱其用功深歷歲久而終之曰亦幾可以無憾幾之云者意若猶有未滿焉如先生之博聞強識重之以知人論世之學使務觀見之其必快然無遺憾也夫

黃崑圃先生文集序

詹事府詹事加侍郎銜黃公崑圃以文學政事受知三朝敭歷中外當代推為鉅儒四方識與不識皆曰北平黃先生而不以官稱之京師首善地人士蔚起列官朝省者無慮數十百輩然相與語稱北平不問知其為

公今距公沒十五六年承公之言論風采者漸少而思慕歎美如出一口蓋公之文行如元氣入人肝脾久而不能忘也初新城王文簡公詩文爲海內宗師公弱冠登進士實出文簡之門一脈相承遠有代序四方寒畯持行卷來謁者雖一篇一句之工必加獎賞傳播公卿間雍正癸卯典江南鄉試得士百二十九人儒林文苑名臣多出其中若潘敏惠思榘胡恪靖寶瑔陳司業祖范任宗丞啟運張詹事鵬翀徐檢討文靖其尤著者論者以爲江左設科以來罕有其匹平生以造就人才扶植善類爲己任嘗曰善人國之紀也吾樂與善人交此

吾所以報國也竊嘗論
本朝開國以來以文章致位通顯者多矣至於主持騷
雅宏長風流為海內所共推者則前有新城後有北平
新城年七十八賦詩有得第重逢辛卯歲之句欲與新
鄭君序老少同年乃未及期而卽世公以康熙辛未登
上第更六十年復遇臚傳招新科進士敘同年燕集里
第
天子聞之
優詔獎異此又新城所願望而不得者烏呼天之於公
可謂厚矣公所撰述甚富多板行於世唯詩文未及手

定間有散佚公之長子漕運總督兵部尚書雲門先生裒輯而編次之屬予讎校且命序其端自唯後生末學何足以窺公之藩籬猶憶壬申歲入都曾拜公於里第公所以獎而期之者甚厚及備官詞林得執後進之禮尚書官太常時予在記注右史極以公事追隨殿廷公之孫符祿又予分校禮闈所得士也俯仰二十年辱有三世之舊承尚書命得挂名公集以附不朽有厚幸焉

## 味經窩類稿序

太子太保大司寇錫山秦公以遜經砥行為東南多士

倡洎登巍科陟上卿以夙昔經術發為經濟移孝作忠為當代名臣公退之暇手訂五禮通攷數千萬言剞劂告成既乃取平日所為文分類編次為若干卷名之曰味經窩類稾味經窩者公少時讀書之室名也錫山自高顧諸君子講學東林遺風未墜尊甫給諫公潛心性理學養尤邃公目擩耳染聞道最早顧不欲居講學之名乃與同志三四人為讀經之會每旬有餘日則一會於所謂味經窩者會則出其所得而商搉之嘗曰先聖之蘊具於六經舍六經安有學哉及其出而為文光明洞達浩乎沛乎一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止譬之堂堂之

陳正正之旗所向無敵而不爲佻巧詭遇之計益嘗受而讀之詩賦章奏序記論說無體不備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昔人稱昌黎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今公之文非六經之法言不陳非六經之疑義不決折衷百家有功後學所謂吐詞爲經而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唯公有焉嘗慨秦漢以下經與道分文又與經分史家至區道學儒林文苑而三之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六經子史皆至文也後世傳文苑徒取工於詞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輒嗤文章爲小技以爲壯夫不爲是恥鞶帨之繡而忘布帛之利天下執檏秕之細而訾菽粟之活萬世也

公之學求道於經以經爲文當世推之曰通儒曰實學不敢屢以文士目公而其文亦遂卓然必傳於後世此之謂能立言者昌黎不云乎言浮物也物之浮者罕能自立而古人以立言爲不朽之一蓋必有植乎根柢而爲言之先者矣草木之華朝榮而夕萎蒲葦之質春生而秋槁惡識所謂立哉予自官京師以年家子從公游公以其不爲世俗之學也而亟稱之丁丑戊寅之間館公邸第因得稍窺公得力所自茲承公命論次其文集謹取所聞於公者而書之卷末若其筆力之馳驟體格之簡嚴波瀾之浩瀚覽者當自識之故不復贅云

紀曉嵐烏魯木齊雜詩序

同年紀學士曉嵐自塞上還予往候握手敘契闊外卽出所作烏魯木齊雜詩見示讀之聲調流美出入三唐而敘次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鬱轖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閒又語予嘗見哈拉火卓石壁有古火州字甚壯偉不題年月火州之名始於唐此刻必在唐以後宋金及明疆理不能到此當是元人所刻予以元史亦都護傳及虞文靖所撰高昌王世勳碑證之則火州在元時實畏吾兒部之分地益證君攷古之精核獨怪元之盛時畏吾人仕於中朝者最多若廉善甫父子貫

敵齋傑玉立兄弟竝以文學稱而於本國風土未能見諸紀述使後世有所攷稽何與將徙居內地而忘其故俗與抑登高能賦自古固難其人與今天子神聖威武自西域底平以來築城置吏引渠屯田十餘年間生聚豐衍而烏魯木齊又天山以北一都會也讀是詩仰見
大朝威德所被俾遐疏沙礫之場盡爲耕鑿絃誦之地而又得之目擊異乎傳聞影響之談它日采風謠志輿地者將於斯乎徵信夫豈與尋常牽綴土風者同日而道哉

習菴先生詩集序

昔孟子之言尚友也由一鄉一國而進之以至於天下之善士猶以爲未足而友古之人其識見襟懷卓然非尋常所及矣雖然嘗試論之天下之善士非能離一國一鄉而立於獨者也幸而在吾鄉則一鄉得而私之也由今而視古則尊之曰古之人其在於古則亦天下之善士也古人亦必有所居之鄉則其鄉亦得而私之也嘉定瀕海小邑無名山大川之勝其在赤縣神州中䴡如太倉之稊米且建縣於南宋宋元以前未有文人學士故家流風之遺也士大夫多循謹朴魯仕宦無登要

路者然自明嘉隆間海隅徐氏及唐婁程李嚴諸君敦尚古學其後黃忠節公文章氣節照映千古
國朝則菊隱樸邨松坪南華諸老或湛深經術或樹幟詞壇邑雖僻小其名猶著於海內則以鄉之多哲士焉予生晚不及見諸先輩西莊長予六歲而學成最早予得聞其緒論稍知古學之門徑習菴少於予三歲而辯悟通達勝予數倍兩君者天下之善士也置之古人中無不及焉而在吾鄉吾皆得而友之既而先後通籍徧交海內名流閱歷四十餘年而屈指素心無如吾兩君者不獨頌讀其詩書并親炙其性情學問古來稱齊名

者李杜元白韓孟皮陸俱非同在一鄉而兩君乃近得之望衡對宇之際此生平第一快事也習菴於學無所不通而於詩尤妙絕一世每分韻聯句同人皆爭奇鬬巧自謂絕出及見習菴作咸退避無閒言古風近體流播人閒海外異域多有傳其稾者而全集未傳於世歲丁未習菴卒於粤東官廨其子臣晟扶櫬自南還寢門卒哭之後詢其遺文頗有散失搜訪而次弟之得若干卷追念曩昔之樂益增今日之悲垂老索居文章蕪陋并書一通以寄西莊諒與我同一墮淚也

李南澗詩集序

予不喜作詩尤不喜序人之詩以爲詩者志也非吾意所欲言而強而爲之妄也不知其人志趣所在而強爲之辭贅也韓子之言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吾謂鳴者出於天性之自然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鳴之善者非有所不平也鳥何不平於春蟲何不平於秋世之悖悖然怒戚戚然憂者未必其能鳴也歐陽子之言曰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吾謂詩之最工者周文公召康公尹吉甫衛武公皆未嘗窮晉之陶淵明窮矣而詩不常自言其窮乃其所以愈工也若乃前導八騶而稱放廢家累巨萬而歎寠貧舍己之富貴不言翻託於窮者之詞無

論不工雖工奚益予持此論久矣其後交李子南澗乃不相謀而相合焉南澗之性情與予略相似予好聚書而南澗鈔書之多過於予予好金石文而南澗訪碑之勤過於予予好友朋而南澗氣誼之篤過於予予好著述而南澗詩文之富過於予世俗以鄉會試所得士與試官相稱爲師弟特以名奉之而吾兩人乃以臭味相合方其在京華每一日不相見輒卹然若失不知其何以然也南澗既以磊落英偉之文登進士第乃捧檄嶺嶠之鄉舟車奔走日不暇給而詩益奇而工歿後其仲弟以遺稿示予官爲一集盍仿王筠之例讀之似近而

遠似質而雅似淺而深中有所得而不徇乎流俗之嗜好此非有不平而鳴者也此不言窮而工者也此眞合乎古詩人之性情而必傳之詩也予不辭而序之者葢深知夫人之志趣而非強爲之辭也

## 甌北集序

昔嚴滄浪之論詩謂詩有別材非關乎學詩有別趣匪關乎理而秀水朱氏譏之云詩篇雖小技其原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二家之論幾乎柄鑿不相入予謂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滄浪比詩於禪沾沾於流派較其異同詩家門戶之別實啟於此究其所謂

別材別趣者只是依牆傍壁初非眞性情所寓而轉蹈於空疎不學之習一篇一聯時復斐然及取其全集讀之則索然盡矣秀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之旨然使無眞材逸趣以驅使之則藻采雖餘臭味不屬又何以解祭魚點鬼疥駱駝撏書袋之誚乎夫唯有絕人之才有過人之趣有兼人之學乃能奄有古人之長而不襲古人之貌然後可以卓然自成爲一大家今於耘菘先生見之矣耘菘天才超特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早年登薇垣直樞禁游翰苑應制賡和頃刻數千言

當宁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滇檄觀察黔
西銜書塡委日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
模山範水感舊懷人之詞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
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卽有一境之詩以副之
如化工之賦艸木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南北殊方枝
葉無一相肖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
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宋而獨成爲耘菘之詩也或
者以耘菘老於文學在京朝循資平進卽可升秩槐棘
且在方面有循良聲不久當膺開府之寄乃退而以詩
自名疑若未展所抱者予謂古人論三不朽以立言居

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憑藉乎外來之富貴無所藉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諸公非身都將相則一田舍翁耳吾未見言之次於功也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耘菑嘗自道之矣知難而退從吾所好耘菑蓋自知其材其趣其學之足傳而不欲兼取以託於老子之知止焉爾試質之耘菑其以吾言爲然乎否

炙硯集序

五倫之中朋友居其一士方伏處鄉里以朋友視兄弟其親疏若大不侔矣一旦辭家而仕於朝與賢士大夫游或接武於公廷或相訪於寓邸出或同車居則促膝

收直諒之益極談讌之歡經年累月無間寒暑思尋家庭長枕大被之樂翻不可得故嘗謂朋友之樂唯京朝官所得爲多夫扶輿之秀鬱積而生奇士求友者或數十里百千里始得一人然且出處異地術業各方聞名而未及見者比比也獨京都爲賢士大夫所會歸幸際承平野無伐檀之詠同聲相應無異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也科目之設士以登進士爲至榮而所謂同年者雁行而升比於異姓骨肉公務之暇披衣相從固所常有而或以諧謔博弈雜之樂佚游而忨歲月則君子不取焉今觀集者習菴先生與其同年友爲銷寒會相與講

和之作也其會句日而一舉會必有詩或分題或拈韻始庚寅訖癸巳得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賦物之作清新而瀏亮詠古之作磊落而激昂疊韻之作排奡而妥帖譬之宮商合奏絲竹齊鳴渢渢乎有中和之音而無嫥壹之調詩不云乎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燕朋友故舊之歌也而太史編之以為雅音倘所謂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者邪唐時詩人唱和篇什最富者莫如元白二公二公同登貞元進士第微之詩所云昔歲俱充賦同年遇有司者也今習菴之詩為朝野推重不減香山

廣大教化之目而一時唱酬諸公異曲同工視元和長慶之彥有過之無不及然則此集之刻其傳誦人口而流播雞林無疑矣

春星草堂詩集序

昔人言史有三長愚謂詩亦有四長曰才曰學曰識曰情放筆千言揮灑自如詩之才也含經咀史無一字無來歷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鄙俗詩之識也境往神留語近意深詩之情也方其入心有感天籟自鳴雞村謠里諺非無一篇一句之可傳而不登大雅之堂者無學識以濟之也亦有網羅萬卷采色富贍而外

強中乾譎未終篇索然意盡者無情以宰之也有才而無情不可謂之眞才有才情而無學識不可謂之大才尚稽千古兼斯四者代難其人竹初先生負絕異之姿而生長名門目濡耳染自相師友十齡能賦弱冠成名才子之稱播在人口固已凌鮑謝而軼溫李矣然而文章雖貴遇合偏艱孝廉之船往而輒返中書之省過而不留南北奔波舟車鞿鞅逆旅非無知己當場難索解人重以骨肉摧傷心腸鬱結意有所觸宣之於聲而詩格益奇泊乎牽絲東浙簿書訟牒旁午紛糾幾於日不暇給而先生從容應之非徒不廢嘯歌而且益多而工

然後知文章無妨於政事彼以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爲辭者雖不作吏亦未必工也乙巳夏大斯來鄞先生出詩稿見示讀之思深而力厚格高而氣和得古人之性情而不襲其面目兼古人之門徑而不局於方隅此眞才人也此大才人也兼詩家之四長而無復遺憾先生於此不凡矣爰書數語於簡端

## 張鶴泉文集序

予拙而孄不善譽人詩文在京華日嘗爲同歲生序其詩其人得之心弗喜也湘潭張君鶴泉以古文名與予向未識面不知何從見予文而喜之前歲屬唐陶山明

府乞予序其集予以未見集不敢虛譽辭去冬鶴泉又介陶山寄示各體文二冊讀之始信其工而欲序之老嬾久未屬草今春陶山書來云鶴泉死矣臨沒猶以不見先生序爲憾嗚呼鶴泉以垂莫之年相距三千里外猶拳拳於予斯眞文壇之知己也而不得及其存而歸之予負鶴泉多矣夫文之聲價本不待序而重昌黎之文序於李漢漢豈能重昌黎者柳州之文序於劉夢得夢得與子厚同患難交最密然夢得文格不如子厚且二子之序皆在身後未知果有當於昌黎柳州之意與否鶴泉以韓柳爲師視近代尟當意者而乃有取於予

之言予方欲就鶴泉決其當否而竟不及待僅得比於劉夢得李漢之例予負鶴泉多矣鶴泉起家進士初宰順天之房山繼宰甘肅之寧夏與華亭皆鎮靜和易異於俗吏操切武健之爲公暇輒手一編與馬小休文已脫稿歸田後所得益深讀其文品格峻潔議論淵醇直抒所見而不戾於聖賢立教之旨昌黎言不苟爲炳炳烺烺柳州言參之太史以著其潔鶴泉蓋兼而有之今鶴泉已矣知鶴泉者莫如陶山序成質之陶山其以予言爲有當否邪

## 半樹齋文稿序

別於科舉之文而謂之古文蓋昉於韓退之而宋以來因之夫文豈有古今之殊哉科舉之文志在利祿徇世俗所好而爲之而性情不屬焉非不點竄堯典塗改周詩如剪綵之花五色具備索然無生意詞雖古猶今也唯讀書談道之士以經史爲菑畬以義理爲灌溉習次灑然天機浩然有不能已於言者而後假於筆以傳多或千言少或寸幅其言不越日用之恆其理不踰聖賢之旨詞雖今猶古也文之古不古於襲古人之面目而古於得古人之性情性情之不古若徒獨貌爲秦漢者非古文即貌爲歐曾亦非古文也退之云唯古於詞必

己出卽果由己出矣而輕佻佚遏自詭於名教之外陽五古賢人今豈有傳其片語者乎余持此論久矣試以語人多有怒於言色者獨戈子小蓮聞而悅之小蓮負儁異之才多愁善病日以詩酒自娛而尤好古文所作皆直杼胷臆卓然有得而脫去俚俗浮豔之習其為人也孝於親篤於朋友以古人為師而無慕乎榮利故其下筆勁健立論醇正得古人之神韻而不為苟作使為之不已其蘄至於古人無疑也加其實而希其光古人豈遠乎哉

吳香巖十國宮詞序

宮詞之體掤於唐而宋以後承之龍標青蓮懷恩寫怨近於騷者也王建紀述逸事近於史者也厥後花蕊夫人王珪宋徽宗各有宮詞以及楊允孚之灤京雜詠張昱之輦下曲皆仿王建之例取材博贍往往可補舊史之缺非特供詞人談助而已也五季之世羣雄割據列爲國者凡十歐史紀載既略其軼時見於野乘詩話諸家文集而文人津逮者少未有託諸吟咏者予友吳君香巖博聞強記尤工於韻語聚歲偕王易圃諸雪堂汪少山王鶴谿汪耿仲及予家瀓亭等分賦宮詞各十二首業流布人口而香巖又舉九國而盡賦之共得一百

二十首并以所采書籍分注其下其詩清新婉麗絕去推埰既不悖於騷人之旨而注中攷證異同辨論精審洵足爲薛歐之功臣劉吳之益友者也今少山鶴谿湛亭先後奄逝遺稿頗多散失而香巖詩格益高鄉邦賴以提唱此集雖嘗鼎一臠然生平汲古之功亦可窺其梗槩因慫恿先刻以公同好云

## 曉香樓詩序

維揚汪孝廉劒潭力學嗜古而尤工於詩比來京師不數月而詩名隱然出諸老宿之右詢其師承所自則曰某不幸孤露吾母授以經書俾稍有成立吾母性好吟

詠開示以詩法因得犄窺作者之旨一日出其母夫人
曉香樓詩稿相示神韻淵澈無綺靡卑弱之調劒潭天
才固超逸然非得諸內教安能成之早而詣之深若此
竊觀古今巾幗之秀垂名竹帛者未易僂指數要其歸
有兩端或以才藝擅名或以節義見重春華秋實兼之
者蓋鮮雖然松柏介如其獨立其黛色蒼皮自秀於凡
木也圭璋皭然而不滓其浮筠旁達自異於它石也三
家邨叟目不識一丁食味別聲而外了無所長雖無纓
紱之累豈得遽以隱逸許之哉夫人幼習詩禮及喪所
天撫孤全節備歷人間坎坷終能教其子爲名下士貞

襍雅操已足貽我管彤而詩格之工又能駕若蘭令嫺而上之豈非兼古人之所難者乎

## 滌硯圖題詠序

昔人稱兩手不能持三硯以諷士之不知足者然東坡作鳳咮硯銘嘲龍尾爲牛後旣從歙人求龍尾弗得復作詩爲解嘲文人好硯例有奇癖寓意所在多而不厭潛溪元凱其癖雖均要之優劣終有辨矣吳君岑諸晉行楷嗜金石刻家藏古硯最富尤所愛者趙凡夫半硯也令畫師貌已爲滌硯像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將彙而刻之請予題其卷端予嘗論硯之病在滑而燥墨之病

在枯而澀滑而燥由於質之不舊枯而澀由於出之不新故藏硯如讀書試墨如作文嶁郁之材陳於市者盈百千而好古者獨拳拳於寒山之片石及乎意有所到偶然欲書則必手滌而試墨焉濡隔宿之滯者必非佳書拾前人之唾者必無佳文岑渚以滌硯寫圖殆深有悟於作文之旨如僅以硯癖目之猶淺之乎觀岑渚矣

## 鄭康成年譜序

讀古人之書必知其人而論其世則年譜要矣年譜之學昉於宋世唐賢杜韓柳白諸譜皆宋人追述之也經術莫盛於漢北海鄭君兼通六藝集諸家之大成刪裁

蘇撫刊改漏失俾百世窮經之士有所折衷厥功偉矣而後人未有譜其年者庸非缺事乎海寧陳君仲魚始據本傳參以羣書排次事實繫以年月粲然有條咸可徵信洵有功於先哲者矣予嘗讀戒子書云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殆指荀慈明而言慈明委蛇台司未有匡時之效史家雖曲爲申釋視北海之確乎不拔者相去遠矣有濟世之畧而審時藏器合於無道則隱之正此大儒出處所由異乎逸民者流與予因敘此譜而推及之

## 歸震川先生年譜序

年譜一家昉於宋唐人集有年譜者皆宋人爲之留元剛之於顏魯公洪興祖方崧卿之於韓文公李璜何友諒之於白文公耿秉之於李衛公是也震川歸先生之文近代之韓歐陽也韓歐陽有年譜而先生闕焉是非後進之責與

國初汪堯峯編修嘗譜之而後世不傳安亭孫君守中生於先生講學之鄉擩染教澤誦先生之文因論次先生遺事譜其年月甲乙分明皆可徵信古人以立言爲不朽之一先生沒於隆慶辛未距今二百一十有七載矣讀斯譜而如睹先生之須眉言論宛然登畏壘之亭

而雖容揖讓於其間彼道家所謂長生鍊形者世且莫能舉其姓名吾惡知其軀殼果安在哉然則立言如先生者雖謂之長生可也

## 鉅野姚氏族譜序

鉅野姚氏其先世自金末由陝州東徙越三世而有昆弟兩人各生三子支葉日以蕃衍稱前三門後三門猶李之東西南祖裴之東西中眷也宋魯之間人家多樹白楊於墓率五六十歲而枯獨姚氏祖墓白楊根柯堅硎若蛟虬若鐵石皆五六百年物識者以為世德之祥自明迄今科第簪纓相承不絕聚族而居丁口至數千

計遂爲州郡衣冠之望牛塘明府以名進士莅吾縣閱三載潔己而練於事案無留牘百務修舉乃以暇日編次族譜既成屬予序之予唯譜系之學史學也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漢初有世本一書班史入之春秋家亦史之流別也裴松之之注三國史劉孝標之注世說李善之注文選往往采取譜牒魏晉六朝之世仕宦尚門閥百家之譜悉上吏部故譜學尤重歐公修唐書立宰相世系表冋史家之棢例亦由其時製譜者皆通達古今明習掌故之彥直而不汙信而有徵故一家之書與國史相表裏焉宋元以後私家之譜不登於朝於是

支離傅會紛紜踳駮私造官階倒置年代遙遙華胄徒爲有識者噴飯之助矣半塘今之習於史者也其所述譜雖因前人之舊而正其譌補其闕不虛美不詞費洵得古史之義法而非苟焉以作者夫譜牒雖史之緒餘然非讀全史者不能作猶之民社唯讀書人優爲之謂公輔器而屈于百里者非眞公輔器也人浮於地而地益宜才餘於事而事益辦觀半塘之譜如觀半塘之政已

## 吳興閔氏家乘序

吳興多望門世族而閔氏爲大閔氏之譜刱於明宮保

尚書莊懿公厥後枝葉蕃衍門才鼎盛自明成化迄今三百年來增修者凡九次而條例益詳中丞峙庭先生以文學起家敭歷中外為國藎臣而於敦本睦族尤拳拳焉乾隆乙未蒞江藩時首任刊修彭芝庭尚書旣序而傳之矣閱今又二十年正當增修之期而先生方解組退閒復增而葺之郵書令大昕為之序嘗謂古人譜牒之學與國史相表裏世本一書班志入之春秋家後代志藝文者以譜牒入史類猶此意也魏晉六朝取士專尚門第由是百家之譜皆上吏部唐貞觀顯慶間再奉敕撰氏族志歐史因之有宰相世系之表又美唐諸

臣能修其家法當時之重譜牒如此自宋以後私家之譜不登於朝而詐冒譌舛幾於不可究詰獨歐陽蘇氏二家之譜義例謹嚴爲後世矜式葢譜以義法重尤以人重後世重二家之譜亦以其道德文章足爲譜增重耳先生今代之歐蘇也而譜尤得蘇簡之中嘗取而讀之竊謂蘇氏出於眉道其子留眉者是爲始遷之祖乃以親盡而不及可乎茲譜溯源於始遷將仕府君是義例勝於蘇也歐譜有存其世而亡其名者茲則自始遷再傳而下其名具在是詳備勝於歐陽也先生通顯四十餘年以淸白遺子孫不言躬行如漢萬石家歐公所

謂修其家法者殆無愧焉閔族指數千先生以鉅人長德爲之倡俾先賢孝友之風復見於今日斯亦大臣施于有政之一端也夫

## 平江袁氏家譜序

袁氏出於陳其後別爲陳郡汝南彭城三望最其名位之顯者後漢三公六人劉宋司徒一人梁司空一人陳僕射二人唐宰相三人宋執政二人而淑粲致命宋代昂憲著節梁陳風義卓然不徒以蟬冕爲重唐蘇州刺史誼嘗曰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昏媾求祿利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

蓋自漢以來袁氏名德最著而後裔亦多噭噭自立之彥非僅矜膏粱華腴之名故足尚也平江之袁相傳自宋南渡始遷至元海道萬戸寧一以下乃可譜明代衣冠人物𧞤𧞤彬彬六俊競爽於前籜庵揚譽於後一門文獻照耀志乘至今稱爲甲族而宗譜向未刊行上舍又愷始與其族之長者商榷增葺釐爲十卷支分派别秩然不紊詠駿烈誦清芬藹然仁孝之思流露於行墨間而義例謹嚴不蹈傅會粉飾之失則又深得著述之法者剞劂既成乞予序其卷端因舉蘇州刺史語以告之異時人才輩出共敦名節推袁之族望者其必以平

江爲稱首矣夫

周氏族譜序

古之治天下者風俗淳美非假條教號令以強其所不能也使人毋失其孝弟之心而已人之一身上之爲祖父又上之則爲高曾人之逮事高曾者百不得一矣思高曾而不見見同出於高曾者而親之猶親其高曾也此先王制服之義也洎乎五世而親盡則又有宗法以聯之大宗百世而不絕則宗人之相親亦久遠而無極以四海之大人人各親其親而風俗猶有不淳者吾未之聞也自世祿不行而宗法廢魏晉至唐朝廷以門第

相尚譜牒之類著錄於國史或同姓而異望或同望而異房支分派別有原有委五季以降譜牒散亾士大夫之家不能遠溯於古則譜其近而可稽者蓋譜之作猶有古人收族之遺意譜存則長幼親疎之屬皆將觀於譜而油然生孝弟之心故非作譜之難知所以作譜者之難也周氏之先自上海之周浦遷居嘉定百餘年來本支蕃衍力於治生以殖其家而一門之內孝友睦婣能以古人爲師既相與率錢建公祠春秋薦祭合族以食復撰次家譜自始遷之祖爲始其遼遠無可攷者則闕之夫譜之言布也布列其世次行事俾後人以時續

之毋忘其先焉爾非其先人而強而附之與非其後人而引而近之皆得罪於祖宗者也今觀周氏之譜詳其所當詳略其所當略闕其所當闕洵可以爲後嗣法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之積者莫大乎孝弟後之續是譜者並求所以作譜之意而繼承之雖傳之百世可也子弟輩之壻於周氏述其外舅之言令予爲序予不得辭

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譜牒之學盛於六朝而尤重於三唐唐時氏族志皆奉敕修定歐陽公采宰相家世系以入正史後世莫有以

爲非者其信而可徵如此五季譜牒散亾而宗譜遂爲私家撰述於是有合族之譜有分支之譜然而世遠則或嫌於傅會人難則或慮其混淆唯支譜之體猶不失唐人遺法何也唐之裴李崔盧韋陸其族亦大矣而裴有東眷中眷西眷又別爲洗馬爲南來吳李之出隴西者有武陽房姑臧房燉煌房丹陽房出趙郡者有南祖東祖西祖崔之出清河者有東祖西祖南祖大房小房鄭州房烏水房青州房出博陵者有安平房大房弟二房弟三房盧有大房弟二房弟三房陸有潁川枝荆州枝丹徒枝樂安枝諫議枝魚圻枝太尉枝侍郎枝韋有

平齊公房閻公房彭城公房逍遥公房鄖公房南皮公房駙馬房龍門公房小逍遥公房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豈非後代支譜之權輿乎鮑氏出自姒姓因封為氏其後有上黨東海泰山河南諸望自宋元以來新安之望始著而棠樾一支孝友相承瓜瓞蕃衍明嘉靖間尚書思庵公由進士起家宣力中外勳垂史冊簪纓弗替遂為郡之甲族向有三支合譜久未增修今誠一學堅兩君敦本好古剏立支譜斷自思庵公以下枝分派別犂然不紊其云宣忠堂者本誥敕中語而思庵公以為堂額今因而名之亦誦清芬而詠駿烈之意也憶庚戌秋

以亂

盩厔入都與曹竹虛尚書相遇於寓館竹虛言里居捓立紫陽書院多得誠一相助之力予既重其高義而以未訂交爲憾今春誠一復介吳玉松太史以斯譜屬予序讀之義例謹嚴無一溢美之詞足以傳信後嗣非獨鮑氏一門之文獻亦可以爲海內作譜者法爰不辭而序之

王鶴谿祖德述聞序

祖德述聞者予妻弟王子鶴谿之所作也唯王氏遠有代序自宋左朝請大夫文毅公以篤學淸德有聞於紹

興之世嘗識周蓀公於微時以女妻之勉其以詞科進卒爲名相明時則侍御兄弟之直諒司業父子之文學崑山士大夫至今稱之予妻之大父卓人翁授徒嘉定樂其風土卜居於此已六十餘年而外舅及鶴谿猶以新陽籍應試蓋禮不忘其本有太公反葬於周之意焉外舅博學能文好談先世遺事袞袞可聽鶴谿誦清芬而詠駿烈蒐討傳記志乘名人文集撰成此書先世一言一行皆謹識之辭非己出信而有徵其用心可謂勤矣昔歸熙甫娶南戴王氏謂吳中王氏多自以爲太原之後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南戴蓋瑯國文正

公之裔而文毅五世祖旭實魏國公之弟今南戴之支日微而文毅之後詩書不廢鶴谿又能泝木水之本源而表章之洵賢於人一等哉往予學爲古文予妻在旁見予得意時輒喜自先妻之亡子忽忽不樂古文久輟勿爲伸紙序此不自知涕之横集也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六

門人戈襄校字